



漫漫旅途上的独行客

王英琦●著

王英琦●著

漫漫旅途上的独行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装帧 王申生

漫漫旅途上的独行客

王英琦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启东解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87,000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书号 7074·360 定价 1.05 元

DE711.6

• 目 录 •

上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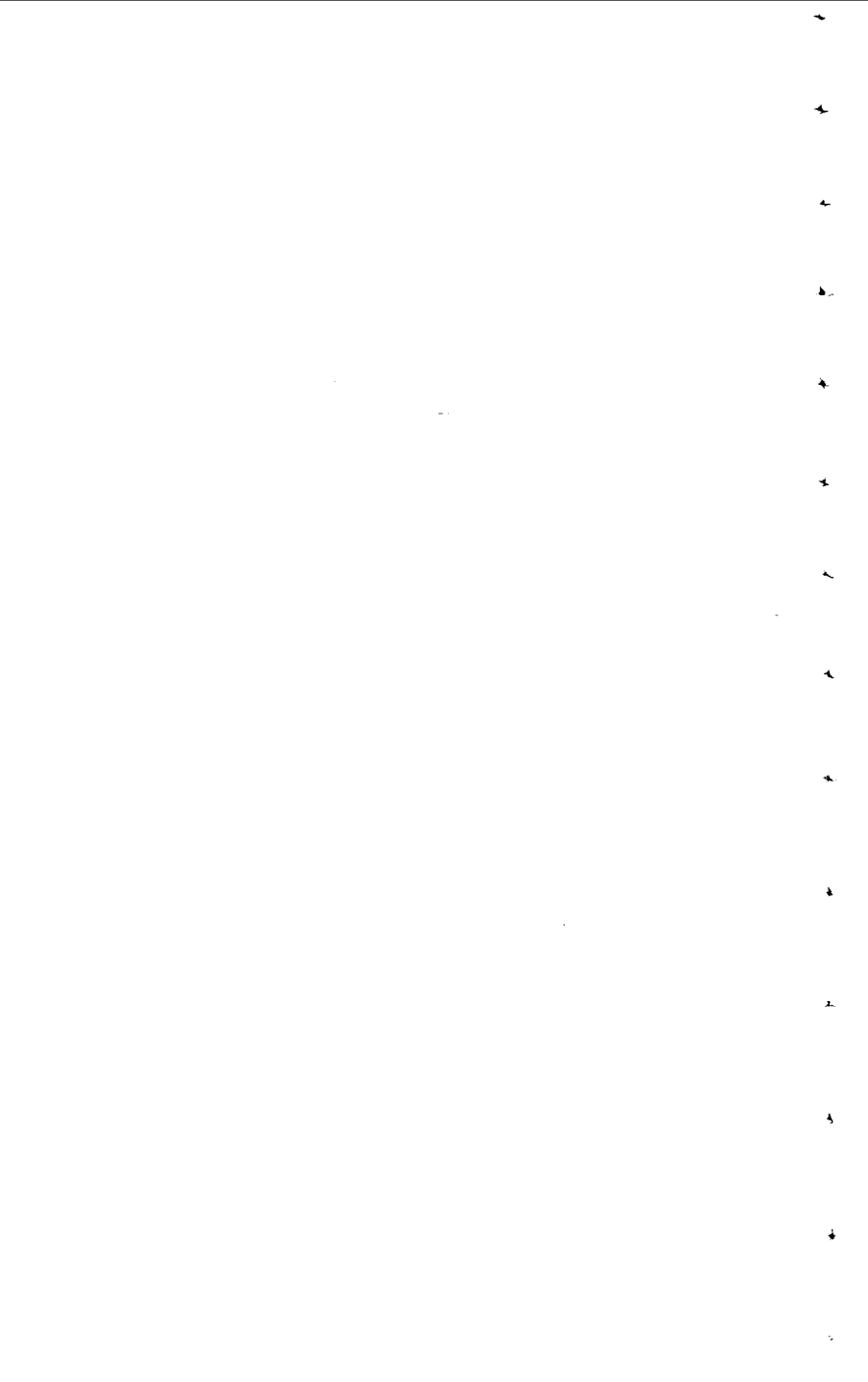
向戈壁·····	(3)
未了的梦·····	(8)
痴迷·····	(13)
漫漫旅途上的独行客·····	(19)
写在空白的壁画上·····	(28)
“木乃伊”旁的奇思臆想·····	(35)
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	(43)
丝路北道上的诸绿洲·····	(49)
——南疆散记之一	
在穆斯林们的世界里·····	(79)
——南疆散记之二	
塔克拉玛干之谜·····	(94)
——南疆散记之三	

下 篇

净土·····	(109)
别了，三平方米·····	(115)
河，就是海？·····	(120)
永乐宫巡礼·····	(126)
与尔同消万古愁·····	(134)
花中的君子·····	(142)
离香草·····	(148)
郊外·····	(157)
观光·····	(166)
后土庙，请你原谅·····	(171)
永嘉山水可入画·····	(176)
情在白山黑水间·····	(182)
——北国书简	

后记·····	(196)
---------	-------

上 篇



向戈壁

二只痉挛般死死纠缠在一起的手，终于在列车的启动声中分开了……

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姑娘，于是再也没有抬起头来，双手紧捂着脸，双肩剧烈的抽搐着，一任泉涌般的泪水无声地从指缝中流出。

我的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对姑娘所承受的巨大离别悲哀，表示深深的同情，我甚至非常想不揣冒昧地去安抚她几句，可是我克制住了自己。

同情、安慰别人，这是要有资本的。能够同情别人，安慰别人的人，自己首先肯定有许多的优越感，而我，究竟在精神上，在情感上，又比她富裕多少呢？

实在还糟糕些。她最起码还有一个使她思

恋、垂泪的人(而那个人肯定也亦然)，可是我，却连这点可怜的思恋也没有，我心中爱的祭坛是空的，我不知道我的感情的网该结在哪里，我的思恋的帆该飘向何方？

……我的目光从姑娘身上移开，落在了我手上的那本《丝绸之路漫记》上。是的，今天将是我行将开始的西北之行的第一天——我的无数次独身采访生涯的又一个新的起点，我要排除一切不利的情绪干扰，对未来的行程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

多少年了，多少回这样形只影单地出门远行，没有人送行，没有人陪伴，历尽了旅途的艰辛，受尽了孤独的折磨……要不是为了文学事业——为了这使我无法割舍抛却的爱，我何苦一个女孩儿家，整天疯子一样东冲西突呢？

真的，我常常感到文学这条路太漫长了，太累人了，我时时怀疑自己的双腿是否坚强？我曾多么希望在漫长孤独的路上，会有一位同行者，我曾多么企盼在自己的背后，会有一堵挡风的墙，好让我靠在那上面休息一下……可是，没有。我就象一朵伶仃的云，没有定向，没有归宿，飘到哪里，哪里就是家……

哦，生活的路，事业的路，我体会透了一个独身女子的人生之路！我经常扪心自问：为什么一个女人，想搞点事业，做点事情，这么难呢？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反正事业爱情不能兼而有之，难道真是象人们所说的——有所得，就有所失？

我的头有些微微作痛，我翻开了书，决意不再想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竭力使自己沉醉在西北之行的种种幻想中。然而，我却怎么也沉醉不进去，原来我倒楣了，我的身边坐了一位嗓音高得吓死人的妇女，那女人正话语滔滔地和另一位相貌酷似她的年轻姑娘在讲话。

我耐着性儿只得洗耳恭听了。听了半天，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她们真是一对母女，女儿第一次到上海出差，母亲不放心，干脆也跟上了。

我注意瞅了那姑娘一眼，虽说她明显象是在温室长大的，一副养尊处优的“娇小姐”样儿，但岁数看来也不会比我小多少，最起码也有二十七八了。对比之下，我突然大发起感慨来了：这姑娘不就比我小二三岁么？可是她到上海出差，到这么近的地方去，竟还有老娘陪着，而我，

到大西北，到边疆，到那么遥远而陌生的“无人”的地方去，竟是一个人独身只影！天，人和人比真是气死人呵！

但是，我不怕。我已经有了一点独自出门的经验，有了一点女性自我保卫的本领。我不羡慕那些有爱人，有父母宠着的没出息的女人，她们一辈子也长不大，一辈子也成不了气候。我将自己娇自己，自己照顾自己，我将时时处处告诫自己，忘却自己的性别，忘却自己的女儿身份，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在乎，什么世面都见过的大男人。

我难道不是一直都这样的吗？八年前，当我还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小姑娘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独闯了西南，在那块难忘的土地上做了三个多月的漫长旅行，开拓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写出了第一批有点儿价值的作品。那时，我就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全不知何物为怕字的小男孩的，凭着一股激情和干劲去瞎拼硬闯。现在，当我三十岁的时候，想不到我又要独闯西北了，我还有那时的激情和干劲吗？

应当承认，八年的岁月，在人的一生中，不可谓不漫长了。八年的人生磨炼，虽然早已使

我失去了往昔的那份天真烂漫，往昔的那份“傻大胆”精神，但所幸对于文学的钟情和痴迷还在，对于祖国山川河流和悠久历史的热爱与眷念还在，所以，我决意要去西北——那早在少年时代就使我动情和神往的地方。那一望无际的戈壁，那漫漫的大漠，那古老而神奇的丝绸之路……对于我，都具有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魅力。我要到敦煌去朝拜艺术的殿堂；到轮台去寻找古代屯田的遗址；到库车去听古龟兹五弦琵琶；到高昌、交河去瞻仰唐代的城墙；到喀什去感受穆斯林古文化的遗风；到塔克拉玛干去探询三十六国的兴亡史……

太棒了！想到这一切的一切，我激动得简直不能自己。我又抬眼望了一下对面那位仍在掩面悲泣的姑娘和身旁那对优越感十足的母女，不知怎么搞的，忽然觉得自己一下变得伟大崇高起来。与她们相比，我发现我是一个强者。真的，真正的强者。尽管我没有一个为之思恋的爱人，没有一个披肝沥胆的老娘——但她们敢一个人去大塔克拉玛干吗？！

我顿时神气起来。所有的忧郁和不快顷刻便一扫而光……

未了的梦

我是一个善于做白日梦的人。尤其是做起那些心神往之，而又无缘去过的地方的梦来，更是来得个勤，来得个离奇。

就说这海吧，在没有见过之前，我就曾做过无数回海的梦。忽儿梦见海是蓝的，忽儿梦见海是绿的，忽而又梦见海是红的……

至于那遥远的戈壁沙漠，更是千百次地出现在我梦的世界里……平沙漫天，四顾无涯，吹不断的羌笛声声，望不尽的马帮队队……古边塞诗人的诗句，在我的梦中，常常被活活地演绎成有声有色的镜头。我于是想，什么时候要能去一趟大西北，亲眼看看戈壁沙漠该有多好！

八四年九月，我终于争取到了一次这样的机会。一想到多年的梦想就要变为现实时，我兴

奋得差不多都要头朝地，脚朝天了。在当时，我是根本不会去考虑此行的艰苦性的，根本不愿去设想女性孤身只影到那么僻远的地方的不便。

九月三日，当我飞抵乌鲁木齐机场时，天气陡冷，我顾不得加衣裳，抖抖悉悉地站在风口中盼着可有人来接我。然而等了半个多小时，所有接人的车子陆续都走了，仍是不见作协的人影……我又冷又饿，联想到“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以及袋囊中仅剩的可怜的两毛钱时（没想到在上海飞机票临时涨价了），我的眼睛不知怎么地就湿润起来……

后来当我好不容易磕磕绊绊找到作协时，作协的同志一听说我准备单枪匹马地到比较艰苦的南疆去采访时，连连摇头了：“不行，一个女同志，太不方便了！”他们列举出了诸如交通不便，所去之处都是戈壁沙漠，以及个别少数民族地区还比较混乱等理由企图劝阻我，然而我却不是一个爱听话好对付的主儿。越是别人认为不可企及的事，我越是想去试试。我的这种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在后来，果然使我大吃了苦头。

不要说别的了，单是那一天一千多里渺无人烟的戈壁路，就够我受的了。一股股“焚风”扑面而来，刮得我口鼻出血，一天跑下来，累得半死不活，连四两劲都没有了。加之我天生没有口福，死活不能沾牛羊肉，所以又不得不常常勒紧裤带，干饿着。这倒还是小意思哩，女人出门的诸种不便滋味，我更是实实在在地尝到了。最困难的要数投宿问题了。一些小旅栈干脆就不备有女客房间，到老乡家去住吧，人家往往都是一大家挤在一条炕上，把你往哪里放？还有那更要命的事呢。由于大戈壁一走几百里不见人烟，不见厕所，解手也成了首席难题。男人们依仗他们的天然优越性，对此当然不犯愁了，可就坑了女人——害得我经常不得不往死里憋。至于采访、体验生活之类，概莫能外也都成了大难题。不陪我去吧，人家不放心，陪我去吧，又找不到合适的人。著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那是在梦中早就神往的地方，可就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人们高低不让我去，结果只得在边缘地带转转了事。

总之西北之行，许多该去的地方盖因为上述这一原因，我都未能如愿以偿——而令我讨

厌的不希望听到的怜悯之声却始终陪伴着我，不绝于耳。久而久之，弄得连我自己也不由得顾影自怜了起来，觉得自己真是不容易，真是了不起了。再加上后来我又病了两场，更虚弱的自我丧失了信心。

就在这时，我遇到了一位可敬的老人。他叫刘岩，是位十二级的离休老干部。离休后，他不是在家里坐享天伦之乐，而是一个人自费到西北来考察有关民族政策的问题。由于旅费不足，他每顿只啃一个饅，住的全是廉价的交通旅社。就这样，他不顾自己六十六岁的高龄和一级残废的身体，不辞万里从云南来到西北，沿着当年的丝绸之路，做了大量的考察和笔记。

与这位可敬的老人相比，我感到愧怍。我觉得他才是真正的不容易——而我，我有什么呢？我年轻力壮，既不缺胳膊也不少腿，既不用操心旅费，也不必去啃饅滚大通铺，我还有什么好顾影自怜的呢？人们凭什么还要把同情与赞叹之声强加给我呢？

够了！我再不需要任何的怜悯，我的名字也不叫“弱者”。正是在这位可敬的老人的精神鼓舞下，我终于克服了种种生活上和工作上的

困难与障碍，孤身只影在后来的一个多月的采访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的一身肉差不多掉了十分之一！

大西北之行结束了。我的戈壁梦只实现了一半。对于我来说，那里仍是一个使人容易织梦的地方。我渴望着能够再去，我宁愿再掉些肉，再吃些苦。当然，再去，但愿我不再是一个孤身只影的女人，但愿我会有同行者……